

李三娘

一 太公因夢收劉郎

這是隆冬時候，有一天，彤雲密佈，大雪紛飛，宛如柳絮梨花，在空中飛舞一樣。霎時間，四野積雪滿堆，好像銀粧玉砌，變做另一世界。那時路上行人稀少，有家的都已回家，卻有一個漢子，在街頭躊躇，不知到那裏去的是好。

原來這個漢子，姓劉名知遠，本是徐州沛縣沙陀村人氏。自幼父親早喪，隨母改嫁。他生性懶惰，專好賭博飲酒，因此繼父分他家業，盡被花費完了，終被繼父驅逐在外。日間東偷西拐，得來的錢，還是賭飲乾淨，晚裏便在馬明王庵中，安身過宿。這天他又到街頭，看大雪，實在沒有得食地方，賭錢更是不必說了。

幸喜他有一個結義弟兄叫做史弘肇，也住在這村莊裏。雖然他也很是窮困，倒還有些義氣，隨時周濟知遠。那天他知知遠一定又流落街頭，便懷着百貫的錢，想找知遠去買些酒飲。走到街上，他果看見知遠正呆立在街簷下面，縮着頭，顫着身，一籌莫展似的，只是對天發着嘆息。他喊一聲「大哥」。知遠倒怔了一怔，仔細一看，原來是他義弟史弘肇，他就十分欣慰，知道這一天他可有辦法了。弘肇也想着知遠量弘，這百貫錢，買飲恐還不夠，不如請他到自己家裏去，可以多飲一些。知遠怕連累嫂子，有些不敢。弘肇卻說是自己兄弟，那裏說這樣的話，便拉着知遠，到他家裏。只是弘肇雖然待知遠不差，他的妻子卻十分看知

遠不起，不但不備酒，且只請他吃些素麵。知遠身雖窮困，志氣卻是很高，所以這一次他來史家以後，以後即使餓死，也決計不想再去的了。

過了幾天，正是馬明王降誕的日子。各處人士，都來廟中還願燒香，十分熱鬧。那沙陀村上有一位老員外李文奎，生下子女三人；長子崇信，次子崇義，可惜已經早卒；少女三娘。家裏頗有田產，一門和樂，毫無牽掛。那長子崇信，早已討了一個媳婦，乃是張姓之女，生得面貌十分醜陋，心地又很兇毒，因此人家都稱她做醜奴。如果和三娘比較起來，真是一個如天仙化人，一個是嫫母轉身；一個是聰明伶俐，一個是顛倒是非；一個是溫文爾雅，一個是蠻橫無禮。這一天李文奎帶了福禮三牲，也到廟裏來還願燒香。廟祝聞知李員外到來，早來叩頭迎接，替他上香打筊。這打筊無非占個吉凶。廟祝替文奎打筊後，是個好笑，他說：「三聖連迎筊，災殃疾病消；再停三五載，平步上青霄。」文奎聽了，倒頗心滿意足。

這時劉知遠正在廟中，爲了風雪緣故，他已有三天沒得吃了，他想，古來一般英雄豪傑，當他們不得志的時候，不修小節的正是很多。他既飢餓三天，今日就不妨躲在供桌底下，偷些充飢，有什麼不可以呢！於是他便先時躲在供桌底下，等到李文奎進來，把三牲和菓物放在供桌上時，乘人不備，便偷了福雞來吃。那時衆人只顧看着熱鬧，因爲廟內還正有人做着百戲，什麼跳鬼判呀！踏高蹺呀！舞獅豹呀！打和鼓呀！真是說不勝說。那李文奎卻是親眼看見福雞被一隻手抓去了的，這在他還以爲自己志誠，神道靈異。把他祭物用五爪金

龍抓去了。他的院子在旁，也以爲如此，所以大家並不聲張，只顧讓知遠抓去。可是廟祝一看福雞不見了，這該是他應有的好處，現在未免無名損失，還以爲是李家院子私自藏了起來，便拉着院子說：

「一隻福雞不要全拿了去，大家分一分纔好。」

「我怎麼會拿你的福雞？」

那李員外看廟祝拉住了院子的手，倒發怒說：「放手嗎？他是我家的當值，你怎麼拉住了他？」

「小道今天唸得口乾舌燥，便只爲這隻福雞。現在被他拿去了。」

「噯！不是。」李員外連忙分辯說：「你方纔難道沒有看見嗎？我拜下去時，只見滿殿紅光，神帳裏現出五爪金龍，把福雞抓去了。」

「我家神道是泥塑木雕，那得是五爪金龍？」廟祝倒從實的說。

「自家不敬神，安得神人敬？你既不信，明日賠你一隻好了。」李員外氣憤憤的說。

於是李員外和院子也就到後殿去。廟祝倒想這馬明王真沒有什麼用，連一隻雞也管不得，怎麼能管一方一境！他心裏還有些不相信，便又叫喊起來：

「一隻福雞，落在那個手裏？如不還我，我要罵的。」

一面喊着，一面就四處找尋，忽然在供桌下面，看見知遠，便大聲說：「哦！原來是你偷了我的福雞！打這偷兒！」便動起手來，和知遠厮打起來。那時李員外剛從後殿出來，看

見被打的知遠，相貌堂堂，並非真像小偷的人，便喊住廟祝說：

「不要打！你怎麼這樣

打他？」

「是他偷我福雞。」廟

祝理直氣壯的說。

「他是我遠方來的姪

兒。」李員外故意替知遠解

圍說：「我不是對你說過，

明天賠你一隻雞嗎？」

廟祝聽到李員外真的明

天賠他一隻雞，也就算了。

李員外因此問知遠說：

「你是什麼人？」

「小生是東村的劉知

遠，冒犯太公，請不要見

罪！」

遠，回到他家裏去了。這在員外的意思，因為他昨夜夢見神賜五爪金龍，剛纔又看見知遠偷



「原來是劉大郎。你一
貌堂堂，爲甚幹出這樣的
事？」

「小生不幸，父母早
亡，只因好賭，弄得家業凋
零。今天肚中飢餓，無錢度
活，因此無可奈何，作此勾
當，聊以充飢，實在不勝慚
愧。」

「既然如此，你如肯聽
我話，我就帶你到我家裏
去。」

「如蒙太公收留，真是
感激不淺，永難相忘了。」
於是李員外便帶着劉知

雞時，正像五爪金龍，也許就應在此人身上，所以特地收留知遠，將來或有好的報應。這在劉知遠呢，正因流落在外，飢寒交迫，有人會收留他，當然是再好機會也沒有了。他現在只愁衣食，有衣有食，他還那裏不願意去嗎？

這時李安人與三娘，正因李員外去廟多時，未見回來，心裏好不焦急，因此同到村前，來探望員外回來。剛巧員外帶着知遠來了，大家看見知遠衣衫襤褸，很是奇怪。員外也知老安人首要見怪，便先自對老安人說：

「太婆！他就是東村的劉大郎，只因飢寒交迫，無人看顧，所以我把他帶回來了。」

「聽你的話，我倒和他面熟呢！不知他心地怎樣，恐怕要恩多翻成怨的？」老安人有些懷疑的說。

「婆婆！你也不要疑我，我決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劉知遠首自辯明的說。

那時三娘在旁，看着知遠一貌堂堂，知是非凡的人，便勸她母親說：「媽媽！你不要埋怨，口食身衣這也是一種前世因緣，留他在家裏聽使喚也好的。」

「你是女孩兒，知道什麼！」老安人倒不喜她女孩兒的多嘴。

三娘聽得母親的話說，便跑到繡房裏去，不再相勸了。因此老員外又勸老安人說：「太婆！你不要把他看輕。他的身體強健，正可幫我們耕種。現在他雖窮困，將來也許會發跡的。」

「既然公公要行方便，我也有什麼不贊成呢！只怕他命運不好，在我家也住不久遠罷！」

老安人還是有些疑慮的說。

李員外被老安人這麼一說，倒也有些不安起來，真怕自己眼光不中，他是個無福的人嗎？因此他便想喊他的三弟李相過來，讓他也看一看知遠究竟怎樣。這樣他便命院子去請三弟來家。那李相走來，便問李員外說：

「哥哥謁廟回來，差人叫我，不知有何話說？」

「不瞞三弟說，我昨夜夢見五爪金龍，今日在廟中還願，遇見一人，衣衫襤褸，錢財賭盡，流落廟中，我收他回來。我請賢弟，看看此人究竟怎樣？」

「是什麼地方人氏？」

「他說東村劉知遠。」一面便喊知遠過來，說：「這位是我的三弟，這位就是他。」

「拜見李三公！」知遠連忙過去參見李相說。

李相向知遠身上打量一下，便對他哥哥說：「哥哥！我看他人材一表，不可輕視他的。如今離亂之世，收他必有用處。」

「你說的是，我正也如此。看他氣象無比，一則人才出衆，二則正應我的夢見哩。」

「是呀！我想此人，後日必有發跡，哥哥不可放他就走。」

於是李員外決定把劉知遠收留在家。只是知遠生來不懂耕種工作，便命他牧牛放馬。他家原有一匹紅鬃烈馬，別人都降伏牠不得，知遠卻一馭就降伏了。這也是他生性如此，善於騎馬使槍，只因人不得志，這些也就無從弄起。現在恰巧李員外教他看馬，正中他的下懷。

他又想着古人以良馬比君子，李員外的意思或者就是如此，因此他心裏更覺高興。

一天晚上，天氣頗爲寒冷，他看馬回家，李員外怕他受凍，便給他幾杯酒吃，他心裏更說不出的感激。酒飯吃後，上了馬料，因爲身子有些疲倦，他便倒在馬房裏睡覺。李員外看見他吃了酒飯就跑，不知到那裏去了，便到莊前莊後，閒步去找他。不想一出門來，就聽到雷聲隆隆，李員外不覺大吃一驚，以爲冬行春令，必致人間災病。還道霎時間就有大雨下來，便命家人們說：「趕快把房上晒的東西收了，說不定就有大雨要下來呢！」

過了一會，他又望見馬房旁邊，有一道火光，沖上天門。他又不覺大驚，以爲馬房失火，非趕快施救不可。可是走近一看，卻見一人高臥，鼾聲如雷，氣吐如虹，方纔明白他剛纔是聽錯了，看錯了，原來所謂雷聲火光，就出在此人身上。此人非誰，也就是他家看馬的劉知遠。他又不覺大驚，原來此人真非凡子，將來必定榮顯，或者是霸業國王的一個大英雄罷！從此他對待知遠，更是優禮，並且想把他的女兒三娘，嫁給知遠爲妻了。

二 知遠得寵娶三娘

自從李員外發現知遠確非凡人，決心想把女兒嫁給知遠以後，但他卻怕女兒不肯答應，教她去嫁一個看馬的人，因此未曾啟口，只是存在心裏。恰巧有一天三娘在房裏看見一條花蛇，嚇得跑出房來。李員外一見，看三娘慌慌張張，連忙問她：

「孩兒！你爲什麼這樣慌張？」

「爹爹！孩兒在繡房中做着女工，只見天窗上掉下一條花蛇，所以孩兒嚇得跑了。」

「原來如此。李員外聽了三娘的話，更堅信的說：『這不是蛇，一定是龍。』」

「什麼是龍？」三娘莫名其妙的問。

「孩兒！你那裏會知道這事！」李員外乘便想對女兒提起婚事來了。他堅信古人的說法，天子就是龍身，這花蛇正是龍的代替，既然會掉在他女兒房中，必定是前世有了因緣。所以他對三娘又說：「你知道劉知遠嗎？他將來一定發跡，富貴榮華，都集在他一人身上。所以我想趁他未發跡的時候，將你許配於他，來光耀我們的李家莊，你意思怎樣？」

「爹爹！」三娘含羞的說：「他是我家看馬的人，那裏可以呢？」

「孩兒！你一些不想想，難道他竟窮到底嗎？你自進去，我自主張。」

三娘被父親這麼一說，也只好進去了。李員外又想起夢見五爪金龍的事，現在想想，更覺一些不錯，必定應在他的身上。他如不趁這個機會說成親事，便要後悔無窮。因此自己既不好說，不如叫兄弟李相來商量一下。他便教小廝去喊李相，李相過來，也以爲劉郎爲人，面有紫色，眼多白睛，這實在是大貴之相。他因爲沒有夢見什麼五爪金龍，眼見什麼火光沖天，所以只看他的面貌，倒不如他哥哥專重迷信。

他們弟兄相見之後，李員外便說：「三弟！我有一件要事，現在須與你商量。我想劉知遠是個非凡的人，教他看馬，如此決不能久留。不如將我女兒，許配於他，纔能留得這人

了。」

「哥哥的話正是。」李相竭力贊同李員外的話說：「若非這樣處置，怎能輕易留他。不如招贅他在家裏，日後自有好處的。」

「你我心意正同，但不知你嫂子意思怎樣？」李員外又顧到他的老安人方面去了。

「是的，也要和嫂嫂商議同意，這樣才好。」

他們兩人正在談論的時候，真是巧得很，老安人從裏面出來了。她見李相在此，便問：

「你們在說什麼？」

「我和哥哥不曾說什麼。」李相還以為嫂子在怪他們，連忙聲辯的說。

「叔叔！我早聽得詳細，你們也不必瞞我了。」老安人說：「不是爲了三娘的親事嗎？」

「老安人！你既知道，你的意思怎樣？」李員外問老安人。

「只怕我們有此意思，天緣卻未成哩！」老安人怕事情難以成功的說。

「好好，嫂嫂也有此意了。」李相連忙湊趣的說。

「叔叔！我看劉知遠一貌堂堂，後日必有發跡。只恐他賭錢好酒性子，女兒怕不肯答應他。」老安人就此有一些顧慮，她自己已贊成的，只怕女兒不會贊成。

「他不是普通的人，難道永遠不知改過，這點倒可不必愁他。」李相還是堅信的說。

「我也怕女兒不肯，這事便爲難了。李員外也顧慮這一點說。」

「哥哥！嫂嫂！三娘是個乖人。我想明天教知遠洒掃廳堂，三娘看見，自然會情願的。」

「這主意倒很好的。李員外覺得這辦法很對，等三娘自己願意了，他們就可來說親。於是關照知遠，明天在廳堂裏洒掃，謊說因有客人要到臨的。」

第二天一早，知遠就奉命在廳堂裏洒掃。他想看馬掃地，都是下賤的事，奴隸所爲，自己現在既不得志，只得忍受此辱。而且太公是個好人，他命他掃地，必有意思，所謂「一掃願教天下定，人間從此絕塵埃。」正是掃地如掃天下，他將來也許有一日會如此的。太公正鼓勵他呢，他還可不努力些掃嗎？

他又想着從前漢朝時候，有個韓信，當初也是貧窮得很，乞食於漂母，受辱於膝下。後來棄楚歸漢，因蕭何的推薦，位至齊王，那時候他的威風，那個可以比他！他想到這裏，也覺自己將來非同小比，決不讓韓信獨貴。所謂「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有爲者亦若是。」只要自己有志氣，什麼事都可成功的。

他這樣邊掃邊想，倒是越想到將來有希望，越掃得仔細乾淨。三娘每天要經過這廳堂的，想不到今天洒掃不是別人，卻是那個看馬的，也有些奇怪。仔細偷看他一會，他確如像她父親所說，相貌堂堂，是一表人才，決不是普通下流人模樣。而且今天廳堂被他掃得特別乾淨，與往常不同，她的芳心，也不由微微的搖動起來，覺得這樣一個男子，不配幹下人的事情。她的侍婢梅香卻說：

「小姐，你不知道嗎，這人就是只喜吃酒賭錢，所以弄到這個地步。」

「梅香！你不要輕視他哩！古人說得好：大鵬有日同鳳起，扶搖直上九萬里。他是個未

展翼的大鵬呢。」

「哦！原來如是。小姐！梅香倒看不出他翼子生在那裏呢。」玩皮的梅香，卻故意向三娘打趣說。

「梅香！你總是這樣玩皮的。你不相信，就任你不相信罷！」

「好了！小姐說他好就好。只是小姐往常不會說着男兒漢的事，今天爲甚要這樣說着他？」

「我也不過看他神貌清奇，志氣高昂，只因好酒賭錢，落得這般光景而已。」

「小姐！想這人還沒有娶過親的。」

「料他是這樣的。」

「小姐，你在想他罷！那末我去對老安人說，將你嫁了他罷！」梅香倒看透了三娘的心意說。

「咄！你這小丫頭！」三娘倒有些嗔怒起來了，說：「這是老安人作主的，你那裏可以去說。」但三娘話雖如此，心裏卻實已願配於知遠，只是自古雖有文君私奔的事，女人中終究少有，她自然也不會這樣幹的。

便在第二天早上，李相又過來問這件親事，到底能夠成否。他倒也同他哥哥一樣着急，不如趁三娘同意，早些了畢這一件心願，他問老安人說：

「剛纔的事，想必三娘已看見了知遠。你今背地問她一聲，看她意見怎樣。」

老安人於是便去問三娘，說：「你爹爹與三叔，在堂上議你親事，教我來問你的。」

「事由父母，怎麼問我！」三娘又羞答答的問：「孩兒不知是那一家？」

「便是剛纔在那堂上掃地的劉知遠，你看見過他嗎？」

「女孩兒家那個去看見他？」

三娘說着，便笑一笑跑到繡房裏去了。老安人回到廳堂，便對李員外李相說：「員外！三叔！她聽了我話，卻笑一笑就去了。」

「既然如此，只要問劉郎好了。」李員外說。

「是的。喊他進來，讓我問他，權作一個媒人罷。」

李相自告奮勇，便喊知遠進來，對知遠說：「劉郎！家兄因見你人才一表，要把姪女招你爲婿，你的意思怎樣？」

劉知遠一聞此說，還以爲是那個醜丫頭梅香要嫁他了，他便不贊成說：「小生自因不才，蕩了家業，身雖貧賤，志氣尙存，太公不肯見留，小生就走。如果要把奴婢招贅小生爲義婿，小生實不敢從命。」

「你想錯了」李相連忙替他辯明說：「我家兄只有一女，那裏會把侍婢匹配於你！是我姪女招你爲婿，決無他意。」

知遠聞知是三娘配他，當然也心悅意滿，連忙回答說：「這樣小生感恩非淺了。」

於是三娘知遠，均已答應，李員外也想就在明日成婚，不必另擇日子，因爲都是自己家

裏的人，舉辦很易。那時老安人卻還有一些顧慮，便是她的兒子崇信，出外未歸，不在家裏，他的媳婦又不知事，怕他們說話，如何是好。倒又是李相想出一個計策，說是崇信媳婦，好裝幌子，只說請她做個儼相，她自然就歡喜了。果然李員外對大媳婦說：「媳婦！明日我與婆婆主婚，三叔公爲媒，把三姑娘招贅劉知遠爲婿，你可做個儼相，不可推辭。」她就高興得很，一口便答應了。

到了明天，廳堂上早已佈置妥當。那崇信媳婦張醜奴，今天既得好穿，又得好吃，便扶着三娘出來，和知遠拜堂。自有贊禮人誦那祝詞：

伏以詩首關雎，茲重人倫之典；禮行雁奠，爲堅夫婦之儀，諧兩姓之姻緣，係兩家之嗣續。畫屏孔雀，采鸞丹鳳門雙飛；錦帳芙蓉，玉蕊金花開並蒂。郎似荆山之美玉，溫潤無瑕；女如上苑之奇花，嬌香有色。結婚姻於此日，成樂事於今宵。翡翠衾中，尤雲帶雨；鴛鴦枕上，倚玉偎香。一天好事從今就，千里姻緣一線牽。

可是張醜奴雖然當面答應做了儼相，背後卻還是說：「公婆好沒主意，我丈夫不在家，就把三姑娘招了一個大油花。待他歸來，再商量一個辦法。」

果然不到幾天，她丈夫李崇信是回來了，張醜奴便將三娘與知遠結婚的事，一一告知崇信。還說：「他們叫我做儼相，是想滅了我的嘴。你如今回來，有什麼主意？」

李崇信聞知這個消息，不由大怒的說：「有這樣的事嗎？自古說得好！家用長子，國用大臣。即使有叔父在此，也該等我回來。這丫頭好不知禮！」說着，便欲去打知遠，將他趕

了出去。

他走到半路，心想知還是曉得弄拳的，他若打輸了，別人猶可，被三娘知道，倒反要取笑他，便叫他媳婦出來，同去幫打。他正大聲喊着「娘子趕快出來」的時候，倒被李員外聽到了，以爲大驚小怪，崇信不知又在幹什麼事，便出來問：

「你幹什麼？」

「我要去打劉窮！」那李崇信總是不高興喊知遠的，只當他是窮鬼的劉窮。

「怎麼要打他？」李員外倒弄得莫名其妙了。

「他天天在我家吃酒吃肉，又不作什麼事，還不打他出去幹什麼？」

「哇！你曉得什麼！替我滾開！」李員外大發怒氣的說。

「偏不滾開，偏要你趕他出去！」李崇信倒反抗起來了。

「我不趕他，偏要趕你夫妻出去！」李員外更怒氣的說。

「你真個不趕他出去，我便告你！」李崇信更強橫的說。

「告我什麼？」李員外的聲音有些顫抖了。

「告你忤逆兒子！」李崇信竟說出這樣無理的話。

「你真氣死我了！」李員外幾乎要昏了過去。

「公公！兒子是你養的，管得他，我是你大媳婦，什麼動也動不得。」張醜奴也插着嘴

說。

這樣兩個小夫妻合口相爭，真把李老頭兒氣得發昏，說着「還不替我進去！」人就昏倒下來。兩夫妻見老頭子已經如此，也就走了開去，不再爭論。只是可憐的李員外，從此就臥病了。他們雖不敢再去打知遠了，卻對員外的病，漠不在乎，還以為員外死了，他們便可出氣。到那時候，一切均可由他們作主。將知遠趕了出去，還有誰敢不聽他們的命令呢。

因為李員外的病，倒又連累了老安人也病起來了。因為她看見兒子這樣的強橫，老頭子一死，她也難吃他們的茶飯，因此抑鬱不歡，病勢也十分沉重，早晚要和李員外同歸黃泉的了。

正是父母這樣病重之際，李崇信夫妻竟不到房裏一探病況，更使兩老病上加病。倒是李相時來探望他哥嫂的病。一天他從外面進來，聽見崇信正在背後罵他說：

「我李崇信妹子，居然嫁了一個偷雞賊。我想起來，都是那三叔老烏龜！」

「畜生！你罵那個！」李相怒氣沖沖說。

「三叔：姪兒罵了叔叔，真是該死！」但一面他又說：「小姪怎敢罵你老叔呢？」

「畜生！你不知道不知道？」李相問他說。

「什麼事？我不知道。」李崇信假癡假呆的回答。

「你父母有病，不去探望探望。」

「叔叔！我與他們沒相干的。」

「怎麼你和他們沒相干的？」

「自從他們養我下來，如今我已長大，還與他們什麼相干？」

「真是畜生，越說越不孝了。你不去探望，也得請醫生來看看。」

「姪兒沒有銀子去請。」

「我幫你些。」

「假如要用一兩？三叔幫多少？」

「幫你一錢。」

「太少，對半還好。」李崇信忽又想著說：「三叔！我想請醫生要吃藥，這在老人家是件苦事，不如請和尚誦些經來消災怎樣？」

「這也好的。」

「和尚不要請多了，若多了，那經卷唸不唸，那個去查他。沙陀寺有一個碧長老，很是志誠，去請他來誦經怎樣？」

「既然如此，就快去請來。」

於是李崇信就去沙陀寺請碧和尚來。其實他那裏有心去請和尚爲父母消災，只是敷衍敷衍他叔叔的話而已。他恨自己應得的家財，不應讓知遠也分佔一些了去。所以他最恨爹娘的不好，去收留知遠，更將他招贅爲婿。現在他們有病，最好讓他們死了，他便爲家長，趕出知遠，心裏便很快活了。

碧和尚是來了，這是一位吃肉的和尚，那裏能夠消災，只是咒死而已。胡亂地唸了一